



酸酸甜甜一甲子

郑国殿 著

本书叙述了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成长在新中国的一位普通知识分子曲折坎坷的人生历程。

主人公冯子才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多个年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酸酸甜甜一甲子

郑国殿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酸酸甜甜—甲子 / 郑国殿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668 - 0698 - 7

I. ①酸… II. ①郑…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8434 号

酸酸甜甜—甲子

著 者 郑国殿

策划编辑 郝 文

责任编辑 郝 文 邓琳媛

责任校对 黄 斯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暨南大学 邮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排 版 弓设计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6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2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自序

《酸酸甜甜一甲子》是一部半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小说记述了出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成长在新中国的一位普通知识分子曲折坎坷的人生历程。小说主人公冯子才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多个年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小说主人公八九岁时就亲历了农村土地改革，高中毕业后读大学的机会被剥夺，入团被拒之门外，文化大革命时受到冲击，绝望时糊里糊涂结婚，当了倒插门女婿，因迁坟被抓去游斗等；“文革”后，焕发青春，在信仰危机中入了党，提了干，十几次被评为先进教师，其中七次被评为广州市的先进教师（工作者）。在六十多年里，冯子才的大半岁月是在苦闷、彷徨和酸楚中度过的。读者可以通过冯子才六十多年际遇这根管，窥见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全豹，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这是作者写作这篇小说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动机和出发点。

冯子才是一个儿时受过宠爱，新中国成立后又在长时间受人歧视、打击的环境中长大、成熟的孩子，所以形成了他内敛、不苟言笑的性格。

他是一只不靠边、不合群的孤鸟；他又是一头只懂向前拉犁的老黄牛，勤勤恳恳，不讲报酬。他虽是一位老先进，但从不居功自傲，毫无政治野心。老局长要提拔他当

中学副校长时，他没有答应，还遭到一顿“不识抬举”的痛骂。尽管这样，他在好长一段校长不在校的艰难时期，却履行了学校领导人的部分职责，团结教职工，撑起了学校的一片天，受到当时公社领导人的赞赏和表扬。

他关心国事，爱憎分明。他痛恨官员的腐败，退休后还不时写博客，痛陈贪官污吏之祸国殃民。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这样做，不是在自挖痛处，而是爱之深责之切。他也看不惯当今社会上极为盛行的“拍马文化”，不愿与这种人为伍，更加不会与之同流合污。正因为这样，他没有深交的朋友，更没有那种两肋插刀、知心换命的江湖兄弟，所以深感孤独。他的一生中，只有过一位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说的君子之交老邹（邹昌）。可惜这位一生坎坷，吃尽人间苦头的好友，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冯子才四十年如一日，在教育这块苗圃里辛勤耕耘，默默奉献。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打开，视野不断开阔，他深深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弊端，就像是套在青少年身上的桎梏，束缚着青少年学生创造力的发展，也不断磨掉他们本该有的锐气和棱角，使许多具有创造力的人，大都变成了庸才甚至奴才。所以，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利用他的三尺讲台，积极地宣传素质教育，批判应试教育。

退休后，他放下一切思想包袱，通过写博客的方式，参与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就政治、经济、民生、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国家的兴衰呐喊。他曾经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写信，为当前的反腐倡廉献计献策。遗憾的是，他的几点建议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他也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他始终认为，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都应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真诚、友爱和互助是彼此交往最基本的原则。他对物欲横

流的当今社会，上下级之间的依附关系，普遍存在的“拍马文化”，对人与人之间那种自私、伪善和尔虞我诈的现象感到忧心、无奈和愤慨！“愤世嫉俗”是旧知识分子的通病，在他的身上还保存着这种气味和痕迹。

坚持原则，秉持公道，这本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为人师表者应当具有的品格。为了坚持这些东西，他曾得罪过一些人，受到这些人的责难和报复。他曾自问：为什么坚持原则、照章办事就这么难？想做个好人也这么不容易！他常常慨叹：真是好人难当呀！有一些知识分子，在世俗环境的裹挟下，变得圆滑世故，八面玲珑，趋炎附势！有人却美其名曰：适者生存！

冯子才还有一个特点——俭朴，说得难听点就是孤寒吝啬。他是单位里出了名的两大孤寒种之一。他的孤寒吝啬，他的惜金如命，不仅对别人是如此，对自己也刻薄得出奇。“文革”前，因为穷不必说，改革开放后，生活逐步改善了，但他对自己吃穿用的东西依然很苛刻，无论买什么东西总是买便宜的。不少人手上有钱了，便想去尝尝鲍（鱼）、（海）参、（鱼）肚、（鱼）翅，但他从来不去碰这些东西。出门坐车，他也极少去打的（士）。

当然，每个人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财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但总是受他的人生观、世界观、财富观的支配和影响。只要他的财富得来是合法的，无论他吃山珍海味，住别墅花园，穿名牌服饰，开劳斯莱斯、宝马，购私人游艇，或是拥有私人飞机等都无可厚非。像中国的陈光标，美国的盖茨、巴菲特等人那样，财富不留子孙，拿来做慈善，回馈社会，也是一种做法。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仿效后者呢！

目 录

自 序	(001)
-----------	-------

第一章

绿水青山，家乡秀美有特色	
土地改革，少年心灵留阴影	(001)

第二章

远离家乡，求学生活好艰苦	
反击右派，眼看老师进牛棚	(007)

第三章

考大学，泥牛入海无消息	
露曙光，喜出望外转生机	(017)

第四章

废寝忘食，功夫不负有心人	
脚踏实地，德能勤绩受赏识	(035)

第五章

接电报，母亲弥留吮犊仔	
号啕哭，忠孝难全悼母亲	(050)

第六章

- 春花开，双喜临门初恋至
疾风吹，情花未果无影踪 (059)

第七章

- 清队伍，糊里糊涂把婚结
办离婚，十年枷锁终解脱 (079)

第八章

- 接尸骨，无缘无故被游斗
频调动，三更尿桶遭惩罚 (087)

第九章

- 受青睐，委以组长挑重担
办校厂，带病上阵不讨好 (96)

第十章

- 小侄儿，砸破画像吓破胆
大事件，暑期培训跳龙门 (105)

第十一章

- 结良缘，朗诵比赛展才华
升主任，踏实工作终入党 (115)

第十二章

- 教学改革，以心育人栽桃李
群龙无首，两肩托起一片天 (125)

第十三章

- 为孩子，硬着头皮搞调动
到新岗，浑身是劲献忠心 (137)

第十四章

- 妻患病，两次入院动手术
亲身历，炎凉世界有真情 (146)

第十五章

- 并校初，教工翘首望房子
学期中，三探方案不得知 (167)

第十六章

- 担子重，一到假期就病倒
搞招生，出以公心不谋私 (178)

第十七章

- 编写教材，宣传素质教育有褒贬
好人难当，坚持原则反而遭冷落 (193)

第十八章

- 为了朋友，托人求情谋录取
得罪上司，被斥差点受处罚 (207)

第十九章

- 大合并，三校变成大一统
学期试，监考参差有乾坤 (215)

第二十章

为得虎子，虎穴深探险

久站河边，终究湿了鞋 (226)

第二十一章

老校长，退休道出真情话

退休后，又献余热享天伦 (242)

第二十二章

学电脑，关注民生写博客

上陈情，胸怀国事寄党心 (256)

第二十三章

年过七旬，游历世界开眼界

孙不长进，财产处置好纠结 (267)

后 记 (275)

第一章

绿水青山，家乡秀美有特色 土地改革，少年心灵留阴影

在珠江三角洲与粤北山区交汇的地方，有一个小山村，名字叫做湖田村，非常秀美且富有特色。村子不算大，约莫只有一平方公里。较为平坦的地形，四周全是一些海拔只有两三百米的连绵小山。再远一点的山岭较高，层峦叠嶂，但也不算上是崇山峻岭。村里的客家民居星星点点散落在南北山冈的脚下，有的坐南向北，有的坐北向南，中间是一片较为平坦的农田。如果你从远处眺望，这个小村庄就像是一个微型的小盆地。村庄的南面，离村子几公里远处有一座独王山。山的北麓有一股涓涓细流，弯弯曲曲一直流过山村的西面。大概是因为发源于独王山，所以这条河就叫独王山河。村子东面七八公里处，有一大片较高崇的山岭，其中有一座特别高，因为远看像一条狗，所以叫狗子佬。它的西面有一条源于北麓的涓涓细流，叫青竹河。这条河七弯八拐流过山村的北面，在西北面与独王山河汇集。这两条小溪既像是少女的腰带，又像是母亲搂着少女腰肢的两只手。小山村有蓝天白云，地面依山傍水，春夏秋冬都是山清水秀，草绿花红。

春天，山村周边山上的杜鹃花盛开着红艳艳的花，非常灿烂。夏天，村前屋后的月季花、含笑花、柚子花先后

开放，香飘四溢，整个山村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香村。再加上树上蝉儿的鸣叫，各种鸟儿的合唱，山村成了一个美妙的世界。秋天，远近山上的枫叶慢慢变红，霎时间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八月桂花香气流淌，又绘出了另一幅美丽的景象。冬天，村后山脚下的梅花绽放着白色的花儿，流淌着的花香以及远处沙沙作响的松涛声，又呈现出另一幅诱人的画面。

这个小山村有两个姓氏：冯姓和易姓。冯姓的人较多，有两三千人，居于南山麓；易姓的人较少，只有几百人，居于北山麓。冯姓中有一个少年叫冯子才，解放军南下时年方八岁。四肢长而细，身体孱弱，但鼻梁平直，两眼炯炯有神，前额高而宽，一副机灵的模样，平日活蹦乱跳，左邻右里的人都戏称他为“老鼠仔”。老鼠者，机灵也。这是冯子才儿时的一个绰号。

冯子才1948年进小学，当时学堂里学的是新学，即白话文。《三字经》、《论语》之类的古代典籍他从没有读过。他个性内向，人前腼腆，沉默寡言，但他勤奋用功，天分也不错，老师对他的印象还不错。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两年，村里还算平静。但到了1951年，昔日的平静、安逸就被打破了，整个山村沸腾起来了。

“土地改革工作队进村了！”惊蛰过后的一天，人们奔走相告。没过几天，村里墙上到处都贴满了像“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土地要归家，农民要翻身做主人”、“贫下中农万岁”之类的大字标语。

这个小山村，总体来说是个比较贫穷的地方，真正富有的数不出几户人家。冯子才的爷爷那一辈，据说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有五个儿子，都读过不少书，从围屋大门上方那块“岁进士”匾幅就可以猜到，以前这家

可算是书香门第。据前辈们说，子才爷爷那一辈有好几十亩租田。但到了他父亲那一辈，虽然分得十多亩地，但由于父亲沾上了赌和吹（鸦片）的坏习气，导致家道中落，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剩下的几亩田由母亲耕种，农忙时节也雇请一两个短工帮忙。子才大哥小学毕业后，就跟着母亲种田，担起了扶犁驶牛的重担，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二哥读了几年书之后，不甘在家务农，做过几年故衣生意，又在英德咸江税务所当过几年小职员，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了革命；三哥在念完初中之后，靠着家族助学基金读上了韶师，1948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当了一名文化教员。

子才的母亲是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代表，勤劳、俭朴、和蔼、善良。在子才的记忆中，母亲中等身材，一米六五的个头，瓜子脸，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声音洪亮，待人亲切，人缘也很好，几乎不曾同别人吵闹过，但她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

1950年四五月间，土地改革工作队开始实行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常常在夜晚到村里最贫苦的农民家里宣传土地改革政策，发动他们起来斗地主、分田地。不久，那种神秘的会议慢慢公开化了，农会也成立了。此时，工作队开始在晚上主持召开较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大会，指名道姓地控诉一些所谓的地主恶霸在新中国成立前残酷压迫、剥削穷苦农民的种种罪行，以激起贫苦农民对地主恶霸的仇恨。子才的父母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议的。子才时年九岁，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夏天的晚上，天真的孩子们会经常在一起玩捉迷藏或抓萤火虫的游戏。他们玩累了，就会躺在围屋前的禾塘上睡觉。有一天晚上，子才在似睡非睡中隐隐约约听到有人点到他父亲的名字。大概是说他父亲过去如何仗势欺人，某年某月打过某某人，克扣过工人、

侍妹（婢女）工钱之类的话。当时，子才心里非常害怕，心脏怦怦怦跳个不停。他早已被惊醒了，但佯装睡着的样子，一动不动，一直到散会后，人们都走了他才爬起身来，揉揉眼睛，慢慢地走回家里。这些听来的话，他连最亲近、最信赖的母亲也不敢说，只是把它压在幼小的心里。直觉告诉他，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他整天担惊受怕。到后来，他连群众开会的地方也不敢去了。他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懂得了许多事情。

到了下半年，正是他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村里公布了土地改革划分家庭阶级成分的结果。在农会大门口两旁的墙上以及每条围村大门两旁的墙上都贴着每一户家庭阶级成分评定的结果。当时还认识不了很多字的冯子才，也探着小脑袋在一片嘈杂、喧闹声中仰望，努力寻找自己父亲的名字。找啊找啊，最后终于找到了：冯轩划为富农。

他心头一震！

一个还不到十岁的孩子当时并不十分明白富农这个成分的含义是什么，分量有多重，将意味着什么，同自己今后的命运有什么关系，但他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阶级。从村里许多大人不同以往的眼神中，从大哥和母亲等家人与往日相比更加沉默寡言、茶饭不思的神态和布满愁云惨雾的脸上，小小年纪的冯子才深深感到，厄运即将降临，倒霉的事情将要发生。

不久，整个村子各种大大小小的批斗会、诉苦会开始在白天夜晚不断上演。跪沙子，跪玻璃，夹手指，吊飞机，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还有竹签钉手指等酷刑都用上了。总而言之，为了让那些可能藏有各种金银财宝的地主分子老老实实招供，农会里的人什么法子都使出来了。尽管内心存有恐惧，但出于小孩的好奇心，子才有时也会跟其他

孩子一道去看批斗会，亲眼目睹了贫下中农斗争地主的种种手段和地主受刑的惨状。

评划阶级成分公布没几天，一群农会的人在“土改”工作队的带领下，来到了冯子才家，宣布把所谓多余的房子和出租的田地予以征收，征收的房子被贴上了封条，同时子才的父亲也被带走了。

子才的父亲冯轩约莫一米七的个头，因长期吸食鸦片，变得骨瘦如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虽禁了嫖赌和鸦片，但因他不愿下地劳动，仍过着坐享其成的二流子生活，引起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憎恶和不满。

村民们都明白，冯家由于冯轩的赌和吹（鸦片），早前卖掉了一部分田地，现在每造只有十几二十石的租收，且大部分田地都是由子才母亲和大哥亲自耕种的。左邻右里都知道，冯家虽然两餐饭有得吃，但过的算不上是什么好日子，更谈不上有什么金银珠宝了。所以，冯轩被关了几天之后就被放出来了。半年之后复查，公告就把冯家的成分从富农降为上中农，全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尽管这样，前些日子被征收了的财产却一点也没有退回来。

上中农也叫富裕中农。从理论上讲，上中农属于团结的对象，是农民的一分子，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从富农降为上中农的农户成为“挫伤户”，那就另当别论了。顾名思义，挫伤户就是被共产党、贫下中农斗争过的，在政治上受过伤害的人。所以这一类人，被认为对共产党、贫下中农都有极大的仇恨。因此，有着极左思想的人，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常常把他们当作敌人来看待。冯轩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次政治运动一来就少不了被批斗。他的孩子们也长期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对待。子才二哥 1953 年在“三反”中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出革命队伍，直

到打倒“四人帮”之后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三哥在部队、在地方一直受到压抑，副连级干部几十年都没有得到过提升，直到离休。子才入少先队被拒；参加工作后申请入团也无望；考大学时，班主任在班干会议上公然说子才不能读大学，不能让子才这样的人成为天之骄子。直到1964年老家村委会在答复单位团委的信中还这样说：“他家是挫伤户，父亲被斗争过，对共产党有仇恨，这种人不能入团、重用。”唉，天啊天，为什么有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就永远不得翻身呢？为什么出身不好的人就不准革命呢？有些领导人不也是出身不好吗？为什么我这样出身的人就不能改造自新，成为革命的一分子呢？子才曾反复问自己，也问青天。

从此，这些不公正的对待在冯子才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并伴随他三十几年的生活，也造成了他十分内向和逢人只说三分话的性格。大半辈子，他的心门都是紧闭的。这也是他没有知己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章

远离家乡，求学生活好艰苦 反击右派，眼看老师进牛棚

1952年9月，那一场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终于结束了。中小学校被国家接收。冯子才所在的村子只能办到小学四年级，读五、六年级就得到离村子几十里的区公所。那一年，冯子才同村里十几个同学一起离开了村小学，到了区中心小学读五年级。

那年的8月30日，冯子才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母亲很早就起了床，煮了4个鸡蛋，等子才起床洗脸后，便把煮好的鸡蛋放进子才的干粮袋里，并且语重心长地嘱咐说：“子才呀，从今天起，你就要离家到区小学去读书了。你还小，身体又单薄，妈不在你身边，你要学会照顾自己。还有就是，要努力读书，听老师的话，争取考个好成绩。”

“妈，你放心吧，儿子长大了，我会照顾自己的，也会努力读书，不会让您失望。”子才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一本正经地说。

“除了读好书，还要尊敬老师，同其他同学搞好关系，千万不要跟别人吵架、打架，凡事都要让人三分，不能惹事！儿子你听懂了吗？”母亲怕儿子惹事，离家前还特别提醒。

“妈，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跟人家打架的，再说我也没